

白云搁浅

□出智周

东部的天空像个锅，揭得早，落得也早。今日里下起雨，豆大的雨滴落在屋檐和芭蕉树上，还有门前的水缸里，滴滴答答。妹妹老念着吃火锅，我们回来了五天，明天将出发去重庆，她终于抽出了时间来，陪着家人吃顿饭。

吃饭时，她坐在大门对面，一直支棱着耳朵听屋外风雨之声，浓浓夜色染得她的眸子黑漆漆。她不停地叫着妹夫查看二十公里之外泉港城区的天气。妹夫一遍一遍地告诉她，安心吃饭吧，泉港大雨滂沱，小端（妹妹的合伙人）她们早就打烊回家了。她起初还心安理得，我后来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说这雨是西北雨，来得快去得急，山里越大海滨反而不下。妹妹一听赶紧拿起手机询问小端，得知泉港天气新晴，几个店里顾客盈门，大家忙得不可开交。妹妹一下子就坐不住了，我们告诉她，即使她现在马上起身出门到店里去，也是夜间九点半过后了，街上早就没什么人了。她听了稍稍心安，脸上浮现出一丝遗憾的神情。我望着她，看到她脸上细细的雀斑，不由百感交集。

家中有三兄妹，阿姐比我大四岁，阿妹比我小两岁。这十五年来，我因工作定居重庆，姐姐在湖南永州做生意，只剩下了妹妹和父母在一个地方生活。父母亲一辈子吵闹不休，到老也不曾消停，给妹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。前面几年，妹妹总怪我和姐姐不能留在老家发展，把父母丢给了她，好多年都对我们爱理不理，到去年年底三兄妹的关系才有所恢复。

妹妹最爱哭鼻子，自小就是一个感情细腻、心思敏感的女孩子。母亲身材矮小，背着柴草从山坡上下来，只能看到一堆草在移动，妹妹会哭。看到姐姐要出门，妹妹会悄悄躲到一边红了眼睛。看到我被父亲呵斥，妹妹更是哭得稀里哗啦。记忆中的她，一张涨得红红的脸上总是挂着晶莹的泪珠。

她总是特别在意一家人能不能在一起，对于离别特别敏感，对于家人的一举一动格外留意，寻常的日子里在田野里采集鲜花编织成手环胸花和草帽，送给我们。一到节日就想方设法为家人准

备礼物，她并没有什么钱，所以准备礼物对于她很困难。我们结婚以后，她又精心收集了我和姐姐孩子的生日，就为了生日的时候能第一时间说声生日快乐。有一年闰七月，妹妹的生日正好在七夕，我们把日期都记错了，回家的时候看到她闷闷不乐，眼眶红了，这件事她记挂了很多年。

小时候，妹妹总缠着我们，不停地要求家人向她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绝不分离。不过发展的形势都不在我们预料之中，后来姐姐嫁到了泉州南安，我到了四川读书，她少不了大哭一场。高考不理想，后来妹妹到了重庆一所三本高校念大学，昂贵的学费给家里带来了负担。当时，父亲和母亲闹得正凶，让她的学习也不轻松，她读到大二就索性放弃学业，一个人到云南去了，残酷的社会给了善良又脆弱的妹妹狠狠的一击。在母亲微弱的支持下，她东拼西凑，借了一点小钱想在云南大理做小饰品生意，血本无归。后来听母亲说又误入了传销窝点，幸亏妹妹机灵，最终逃离魔窟。

那段时期，给了她很大的磨炼。回来以后，她狠狠地哭了好几年鼻子。我和姐姐都在外地，出嫁的她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生了儿子后，她看到儿子哭得稀里哗啦。一个人在婆家，父母亲吵闹不休她无能为力，她哭得稀里哗啦。不想被琐碎的家庭锁住，她艰难地反抗婆家和丈夫，要求自己独立创业，她哭得稀里哗啦。开起第一家福鼎肉片店，她哭得稀里哗啦。一个人艰难守店，在带孩子和创业之间艰辛求得平衡，又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，她哭得稀里哗啦。

似乎就在那几年，她把所有的泪水都哭干了，然后慢慢懂得了这个社会的艰难和自立自强的重要性。她瞄准了泉港区新开盘永嘉天地的商业价值，在核心地段租赁了一个门市，后面的发展验证了她的眼光。她作出决定，把一个门市一分为三，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地段紧随形势，不同时节做不同的项目，生意红红火火。随着第二期商业地产开盘，她再次出手，签下了一个畅销品牌的饮品品牌，和一个轻奢小吃品牌，与朋友合伙接连开了第四家、第五家门店。为了让创业减少成本和风险，

她事无巨细，一一装在心上。开店几年来，她丢掉了脸上的稚气，变得风风火火，雷厉风行，再也看不到过去的痕迹了。只有当看到家人时候，她心中的小女孩形象才马上又复苏，有时候又偷偷地背着家人擦眼泪了。

备尝生活的艰难之后，妹妹似乎渐渐理解了姐姐哥哥背井离乡的苦衷了，她也不再责怪我们了。去年春节，我们回家，经历了几年疫情的影响，商业街的人气逐渐有所恢复，事业心很强的妹妹不愿意丢掉黄金周，没日没夜地守在门店。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去看她，看到她站在顾客中间，我们站在地面前好久她都没发现。她侧过脸去，一双大眼睛里有一根根血丝，却咧开嘴笑着，我依稀看到了她小时候的样子，悄悄红了眼眶。

知道我们第二天要出发，她非得让我们在店家待一夜。然后吩咐丈夫买了一大堆烧烤和小食，不停地招呼我们吃东西。我们直等到深夜，妹妹都还没收摊。考虑到第二天需要长途跋涉，我们悄悄离开了妹妹家。第二天，我们早早出门，在路上接到了妹夫电话。他反复地向我们致歉，我们才得知，原来妹妹凌晨两点多才回家！结果回来看到我们走了，她又哭了一夜，老责怪妹夫没有把我们照顾好，才让我们都走了，逼着他向我们道歉。接完电话，我和姐姐都沉默了，经历的岁月，把可爱的妹妹和我们完全改变了，但我们对她彼此的爱却始终鲜活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山顶上种了三棵番石榴，后来它们被砍去种了茶林，妹妹哭得稀里哗啦。这几年，父亲又在门前种了三棵石榴树，它们开始结果了。有一天，妹妹拍了照片发给我。我看到新下过一场雨，雾气围在家门前，石榴树上好像还挂着一朵云。

看到了吗，哥，妹妹说，白云搁浅了。我突然特别开心。可爱的妹妹在历尽千帆之后又回来了。

而我也知道，一朵搁浅的白云能屈能伸，它可以落在地上汇入河流，也早晚要回归天空，风轻云淡，云卷云舒！

桃林深处

□钟灵

“薇薇，慢点！”见女儿已蹦跳着钻进村头的桃林里去，爸爸从车上跳下来，急忙招呼。

地上湿漉漉的。长江边的小村庄，小雨初停。脚踩下去，难免带起些泥土。密压压的树林一团浓稠的绿看上去赏心悦目。间杂其间的桃树、李树上，果实渐显丰腴。一两口池塘静静倒映着树影青天。

爸爸也跟着钻进桃林。被唤作“薇薇”的女孩五六岁，她扭过红扑扑的小脸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别说话！爸爸，那里有只好看的鸟！”

爸爸循声望去：不远处的草丛里，一只戴胜鸟好看的黑白相间的凤冠时隐时现，磕头似的在草丛里啄着什么；不一会又低低地飞起，这次是落在了两只鸡鸣之间。其中一只公鸡胸脯高高挺起，眼神明亮。它或许已经饱食了“美餐”，正专心和母鸡散步。看见村里来了生人，它警惕地观察着，却并不显得惊慌。

父女俩屏住呼吸悄悄追踪着戴胜鸟，直到它终于从忘情觅食中觉察到，想起什么似的展翅飞起到高空，飞到再也追不到的远处树梢上。

村子里住的人家不多。江边的雾气裹挟着山岚，氤氲着村庄的绿。村子在略带困倦、午间来临的气息里温润着。

除了戴胜鸟外，还有好多新鲜事物哩——村子里随处都是科普素材。父女俩高兴地漫步在林间小路上。他们不断看见熟透了的桃子掉落在地上，烂桃子在泥土里花花绿绿的。

在一株低矮的桃树前，女孩站住了：只有一人高的桃树上挂着拳头大的桃子。那饱满的形状，青中带红的颜色，似乎在空中散发着果香。薇薇眼神里流露出渴望：“爸爸，桃子好漂亮！我想要！”

女儿痴痴的眼神，雏莺儿般的声音，触到了爸爸柔软的心底。

爸爸朝女儿微笑着，轻轻压低树枝，好让女儿能碰到那个桃子。

“谁在摘桃？”空中忽然响起一声断喝。

父女俩顿时怔住了。环顾四周，

孩童心

□史春培

站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，阳光柔软、微风煦暖，高远的天空，没有半点杂质，蓝得简单、纯粹。我放低身子，想稳稳地坐下来，静享这份开阔中的惬意。没想到，手指所触之处竟开出姿态各异的花来，它们像多米诺骨牌般一个感染一个，一股脑儿地吐馨展蕊，蔓延成“河”，哗啦啦地流向远方，很奇异、很美好。

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？醒来后，我反复追问自己。答案有些渺远、有些模糊，或许跟心境相关吧。最近在重读张天翼的《宝葫芦的秘密》，童话里的字字句句、故事里的曲曲折折，不惊世、不震俗，却深深浅浅地牵着我的魂、动着我的魄，虔诚着我的缱绻情长。真的很怀念如王葆般神思飞扬的日子！有些想法虽然迫近离奇、切近荒谬，但却实打实地铺展着心底里的渴望，王葆所动的小心思，曾经的我又何尝没有过？只不过王葆率张扬，我内敛含蓄罢了。些许情节今日回忆起来依然活泼多趣、生动如初，在心灵的河水中泛着阵阵涟漪。

生命很美好！童年当属生命历程中最惹人回顾的阶段。同样是树木，童年更鲜活；同样是花卉，童年更娇嫩；同样有追求，童年不遮掩；同样有梦想，童年不彷徨……童年，从头到脚都崭新崭新的。市图书馆开展荐书活动，我以阅读推广人的身份积极参与。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，摄像师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，从坐着的姿势到讲述的状态，从说话的表情到辅助的動作，从语句的调到词语的停顿，左三番右五次，一遍遍地打磨。视频播出后，学生追捧我、亲友抬举我，我的内心却别有一番滋味叫缠萦绕，绵绵不休，真的不忍细看自己在镜头前假模假式、拿腔拿调的做派。

儿时，肚子里的藏书不多，讲出来的却不少，大不了得空就讲啊。不分场景地讲、添枝加叶地讲。跟伙伴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，讲；课间休息跑到操场边缘的树根下，讲；大家一起要累了坐着休息时，讲。无关乎讲的内容、不在意讲的节奏、不介怀讲的深浅。伙伴们也听得随意，不介入讲的选择，不遂心的屏蔽。我们都乐得轻松、足够逍遥。想起《故乡》中的鲁迅和闰土，儿时的他们是何等无邪、何等率真。他们对彼此的允诺又是何等挚肯、何等洒脱。

两三百米的地方，一位农妇站在屋檐下，面色严厉。

薇薇触电般垂手，低头。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满脸变得通红。

“我们买几个，可以吗？”突如其来的声音，也吓了爸爸一跳。自知理亏，却见女儿受了委屈，爸爸也忽然恼怒起来。他迅速从裤袋里掏出钱包，急急翻找着那层层压叠着的人民币。

“不卖！”斩钉截铁的声音。“不卖？……不就是一个桃子嘛！莫名其妙！”爸爸失去斯文，几乎想火力还击。女儿轻轻的哭泣声却阻止了他。他赶忙蹲下身子，替女儿擦拭眼泪曰：“薇薇，我们回家上超市去买！好不好？不哭不哭！”父女俩离开那株桃树，折转身，往回走。

“哎！前面的小妹妹，回来，回来！”具有震慑力的声音刚刚结识，却已给父女俩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爸爸感到困惑，略带愠怒地回过身。薇薇使劲拖着爸爸的手向前拽，“爸爸，我们走嘛，我想回家！”

那声音却已如旋风般来到身边：“来，来，把你们的口袋牵着！这些桃子你们带回去！”农妇径直朝父女俩走来，怀里抱着一堆从自家屋里取来的桃子，往爸爸背后的旅行包里塞，“这些桃子是给小妹妹的！没事没事！就是几个桃子嘛！我屋里多的是！”

农妇响亮的声音在林子东碰西撞，全然不顾父女的愕然。放进背包里的这些桃子，比刚才那棵树上的还要大，白里透红，鲜溜溜的。爸爸难为情地推让着，双手却被农妇挡住，无法去掏钱包。

“摘桃要打招呼嘛！刚才那棵桃树是隔壁李永福家的。他家里的人没在家！”

爸爸恍然所悟，连声道谢。小女孩双手捧着一个桃子，看着，嗅着，满脸欢喜。

笼罩着村子的雾气正在褪去，天空愈发明亮起来。父女俩开心的声音从村里的某处不时传送出来。先前草丛里的那只公鸡站在谁家的屋檐下，缩起一只脚在翅膀里，进入它惬意的午睡。



老家的黄桷兰

□姚春

老家姚家湾的小院里，一株黄桷兰在端午节又如期开放了。家人从树下经过，或静坐于绿荫之下，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黄桷兰特有的香气。

风动黄桷兰，花叶轻微摇动，香气氤氲着小院，我坐在花香里，想起有关黄桷兰树的往事来。

2016年夏天，老屋重修竣工。靠院子围墙内壁，添建了几个长方形的花坛。花坛里栽什么花草树木呢？大家商议着。我建议，要有桂花、铁树、杏树、银杏、柚子、枇杷，最好是一年四季有花香，还能吃到水果。家父说，无论如何要在水井边栽一棵黄桷兰树。家父顺便说，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端午节前夕，他曾出差到川南泸州市的某县政府大院内，看到一株高大的黄桷兰树，树龄上百年，树冠散开数米，绿叶繁茂，黄桷兰竞相开放，馨香四溢，树上的几只乌鸦欢呼雀跃。尽管当时太阳光线炽热，但是人们一旦站在这棵树下，凉风习习，花香扑鼻，令人不想离开。从此，家父就想在自己院子里栽种一棵黄桷兰，长在水井边等退休了，夏天放一把逍遥椅，躺在椅子上，既闻黄桷兰花香，又享受树荫、水井边的凉爽，喝着老鹰茶，或

者抽一支香烟，儿孙绕膝，那才是神仙日子。大家同意了老人家的安排。

春天，除草施肥；夏天，井水浇灌；秋天，修枝剪叶；冬天，地膜御霜。秋翁育牡丹般的深情，九年多过去了。当年像手指指般大小的黄桷兰树苗，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，已经长到几米高，树干如小碗口般粗，向外散枝一米多，亭亭如盖。每花开，即是端午节前后，花事繁盛，冰清玉洁，如蝶挂枝，绰约多姿，美不可言，她那独特的香气，令人心旷神怡！

“庭中有奇树，绿叶发华滋。”么姑、么姑爷、表妹春燕、表妹夫陈哥，携一对双儿表侄儿，在端午节下午来做客。都说，黄桷兰好香。么姑爷说，黄桷兰还有两种神奇之处：一是黄桷兰花一开，连夜蚊子也不会来咬人，人闻黄桷兰花是香，而夜蚊子闻它却是头晕，因此，黄桷兰能避蚊虫。二是黄桷兰花摘下来泡酒，家里小孩儿若生了痱子或是一些疮疖，甚至一些皮肤病啦，用这黄桷兰花酒擦几次，痱子啊疮啊痒啊，就会治愈好，不痛不痒，立竿见影……